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六

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二十九

集部

宋文鑑卷六

宋 呂祖謙 編

賦

感山賦

崔伯易

客有為予言太行之富其山一名皇母一名女媧或於此煉石補天今其上有女媧祠因感其說為之賦其辭曰

曲轅先生從先大夫之南征省黑訐於紫霄訪武王於

朱陵授羅浮之隱書擷三茅之神英息肩淮泗之濱閉
關弦歌與世無營一日梁國公子銅鞮處士闖然踵門
悅然相親曰先生倦游者矣祈有異聞先生不對賓請
愈勤於是為論山中之物山中之民叙山中之遺懽詠
山中之淳文二客相視而笑曰先生唐相之家族蕃西
京京於吾鄉駕財累程連聯高山見於群經茲其不言
疑未之行試為先生陳之何如公子贊之處士曰夫坤
厚之勢猶一人之體崑崙為之首自首而下峽崕屹嶠

無復平地陵轢百國有陰山焉橫二千餘里北爲戎狄
南爲古聖之所治測中言之殆吾國之乾位昕天銅渾
周髀保章參地之形茲爲最詳上正樞星下開冀方逢
胃而畢自柳以張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起爲名邱妥爲
平岡歸乎甚尊其名大行挾大河於楚東瞰北嶽其在
旁其高也邈迤而上始莫知其高也登躡千里昂目而
前望駭實與夫天當其深也繚繞盤辟始莫知其深也
馳朔東而左轉垂三月而見脊盛連延乎碣石傳曰東

海之水不盡而此山也吾莫知其所極此其知言哉如
彼大邦圻鉤壤連如彼大川洲維浦聯殊鄉異觀習乎
所傳坳然若鞍者曰鞍山突然若竈者曰竈山色黑者
黑山形方者方山如此之類名何可殫墨翟察而知驥
之貴尸佼過而辨牛之難穆王升由雀道而出世宗行
自大河而還孝明嘗登幸上黨郡章帝以游至天井關
孟德北上紀推輪之恐謝公西顧引憂生之端阮籍失
路而詠懷劉峻懷交而發嘆歸晉陽子惠之便道對二

坂祖濬之祥觀開元錫問於逢車武德置縣而當煩霍
褰吾襟共附吾肘纏午壁之勢探長城之口天門揭其
部分烏嶺支其躡蹠姑射王屋隆慮雷首靡迤嶽岑參
錯飮餽或拱其左或捧其右或導其前或贊其後讓以
竒獻貢以重岫曾夸娥之輸力攤大帝之寶授上晻曖
兮鵬擊下砰磕兮鯨鬪又若王畿之外五等諸侯奉命
守土率屬千萬悉面內而騰轡此山之形也汾潞丹洹
潯池滹易涑沁淇潼清源濟渙奄旬將迎縱橫漱激安

陽巨馬出其膀白絮北涿度其腋觸遙阜以孤引激榮
光而歷羃凝染漸漬裒青貯碧此山之容也奠荒有神
開社有伯以風主威以雲主澤翻手燠陽覆手霹靂近
靡百城遠霈萬域暴暑亟寒暗天一白煙不得為瘴氣
不得為疫豈其幽深也深其欲而難期其併合也合其力
則無敵此山之氣候也軒后以來至於成王自時建都遷
徙不常遠近表裏其陰其陽春秋之前封國既多春秋之
後唯晉為強大抵以兵為阻以險為防守不敢弛戰不敢

忘越至卑耳而齊桓以霸一入孟門而平公幾亡燕趙
中山衛韓與魏或主山東或主河內或主山西或主河
外或城其隈或據其會或保作咽喉或恃為腹心屯留
有常阻山陽有常界跬步之例萬人死之復驅萬人而
地不少退如羆斯林如虬斯壑左顧右睨爪牙鋒鏑乘
間薄人肝腦塗地以寡旗虜將而為樂不然假息竊視
扞以城郭從姬歌兒名珮重璞不敢不獻雖欲藏之亦
終歸乎攫搏駭乎哉固嘗一朝之中一舍之間烹四十

餘萬之衆築頭顱之山舉長平為鼎鑊舊壁荒城豆分
碁錯今千餘年幽陰寂寞此山之勢勝也當時雄豪迭
指交質行野者非樂其野逐獸者非即其獸裴徊陵陸
踰跽陂阜裁約六國睥睨九道孰為龍首孰為天竈向
背孰徙草木孰構器械孰便憑倚孰厚東西孰廣南北
孰衰為蛇孰尾為鶴孰噉孰方孰圓孰牝孰牡衝輪孰
敏沮鴈孰懋孰利襲掩孰利藏覆孰此出擊孰此入寇
孰可徒搏孰可騎驟孰可啗誘孰可斥堠孰可接戰孰

可挑鬪孰最恐夜孰不欲晝勝此孰逐敗此孰救佯遁孰止乘亂孰走孰要於邇孰閉其後記省在目陳說在口憑軾結劄忿拳去就所過之邑鸛視狼吼詰無不講嚮無不偶入軍則建旗鼓入朝則佩印綬以國試膽以民試手為縱橫家隨以此售關警遲速稱畫貧富矯尾厲角恐愒翻構鬼神不能窺其密賢叅不能糾其繆中人主之利欲移將相之恩舊其後或主或臣建功立業尤顯聞於後世則有決羊腸之險漸此山之道攻滎陽

伐韓以威天下應侯為秦昭王之謀也據敖倉之粟杜
此山之阨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使天下知所歸者
酈食其為漢高祖之謀也踰此山入射犬破青犢之衆
殺謝躬於鄴以收復天下為心者漢光武之謀也濟河
降射犬之衆還軍敖倉屬魏种以河北事然后西向以
爭天下者魏武帝之謀也進據武牢扼其襟要俾竇建
德不能踰山入上黨收河東之地而卒以併天下者唐
太宗之謀也徐思以觀亦吾之近藩北壓燕薊西臨順

白頰竒毛異骨駟駘駘驚或出凹揜或會廣敞或隨齧
而乍散或就飲以群往秦青覩之而目眩造父逢之而
伎癢若乃邊風夜號寒氣朝蕩木葉盡脫川原蕭爽挺
逸彩之踈瞬厲雄心之倜儻分騰而郊野暗聚鳴而阮
谷響最下者籟糧載士日中而馳百里鳳臆蘭筋探前
扶後何止乎蹄間三丈馬之所施險之所依有德者然
後能之其或守之不以道用之失其宜則是二者所在
為盜賊之資司馬侯告晉侯以先王之不務者非棄之

也而吳起言商紂之國志有激於當時何則宣帝處先
零金城而終貽漢患武帝倚元海并州而俄傾晉基自
後聰曜石勒姚萇季龍元魏高齊諸苻慕容呼侶嘯類
提羌占戎或屯於定襄或保於居庸或建都鄴下或渡
軍河中或改元離石之北或僭號沙河之東胡塵一踰
三關遂空長安之城洛陽之宮搖轡長驅傳國都而扼
蹤暴衣冠於塗炭客宗廟於妖兇更帝迭王抑為盛衰
其四方簡冊不可得而書者凡幾戰而幾攻由是觀之

為彼君者始之失一朝遂使天下之人親戚離散一百
二十六載挂性命於兵鋒此又當世賢人君子登高慮
遠所宜追述為萬世深誡者也當彼之時國中窄而山
中寬天下危而山中安外儉人苟容以盜官兮內浩歌
乎考槃外吁嗟愁涕之辛酸兮內遊鹿豕其方歡外窮
奢極侈以相殘兮內交讓乎瓢簞外仍樵縮劔以銜冤
兮內樂天其盤桓仁智所依仙聖其迹其動如龍非迅雷
烈風不起其出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服皇媧之妙道

藏補天之神石或餌朮而採芝或吞陽而嗽液或自耦
於樵鉤或偶懷於老易引公和之餘韻振文舉之歸策
堊王二老猶自輕之士壺關令孤殆多言之客至精元
以友造化緒餘尚足以治萬國此其山之隱逸也即以
仰之首名歸山岭營紆餘巉巖孱顏曳泉紳之飄飄束
雲衣之迴還攢衆精於寶姥糝靈氣於天丹轟零霞之
朝霞豁光恠之宵環其金則鈇盪鏐鐐鏐鏞鏞其玉
則瓊玖瑋瑁璫琦璵璠石黃綠而青碧珠玫瑰而木難

餘糧石脂之磽砢赭堊理長之爛熳陰映宛倚穹注蟠
聯絲絺氎縠鉛鹽銅礬備先賦之不名距三方而祖繁
復有紫沙黃霧神鋼是取逗落液於庫澗萃堅英於弱
土播蚩尤之遺勇回歐冶之靈顧下分擅乎百源上夾
輸於六務此其山之琛賂也其鳥五色豪鷹窟生峻嶒
貌如秋胡目如朗星响撥利戟足卷枯荆鵬趨鶚隨往還
青冥木棲則鵠鷖鸞鶴水止則鵠翠鳬鵲殊種詭類莫
可殫名其狀如麋有距回角馬尾聲若鍾磬以出為瑞

赤虎文豹黃熊封豕廬鹿瑞獬行搏坐噬草則紫團之
獲勤母漏盧麋銜牡蒙從容首烏牛膝豹足龍沙虎須
赤節紫葍如雷茈胡雲英玉支解蠡菴蘭鹿腸鶴虱彭
根屈据澤態天糲芳臭粉敷或同葩異實或冬榮暑枯
或珎傳太一或用講史區木則有榛有栗其桐其椅篁
篠懷風桃李成蹊梗柟楓檜思仲蕪萇梓漆樞栲青檀
紫葳樅櫟槐棗棠榴檉黎陽櫨檠桑粉榆栝櫟交抵並
節韜唐蔭隄身綠中材實資療肌松栢千歲蹇金石姿

彌根萬仞之峰落影千丈之溪孤幹直出百尋而後有
枝遠而望焉或如翔鸞或如蟠螭其大蔽牛其圓中規
參差櫛椳下隔百步猶膠戾而相羈公子矍然曰陸產
之盛僕知焉不若是之詳也且聞之漢甘泉肇於武帝
唐含元建於高宗或決事於上或受計其中始用材之
有餘終興利於無窮陛下臨御以來四十餘年未聞圖
苑囿之觀土木之工戶牖朱綠之飾詔五歲而一易服
玩帷帳之具雖屢補而尚供四方黎元自視忼然咸願

獻力京師進娒皇躬聽鍾鼓管籥之音瞻車馬羽毛之
容儻有司因億兆之心率懷衛磁相澤潞之人披蒼莽
伐崆嶺賤新甫之得簡徂徠之封激春淫之悍豪扶丹
濟其來東經營庶民作為新宮以壯閭乎中區以周嚴
乎九重高闈秘廬侍從兮蛺蜩翠華黃屋往來其冲融
追三雍養老之法申其孝慈復延英訪問之迹考其邪
正更取士之弊法著以官之新令明刺舉勸沮之典絕
苟簡異同之政廣庶長廊翼其兩旁左選天下經術辯

通之士以為議郎居講朝廷疑難之義補百司之闕出
委觀民決獄之事以信其所詳右選天下材勇溫恭之
人以為衛士居講司馬軍機之要掌諸門之禁出委偏
裨別屯之任以觀其所蒞興利如此顧不為偉歟山日
以開貨日以通衆庶習知勿為牢籠欲發者發欲攻者
攻登者捐者剝者斲者烹者掇者繫者戈者四時憧憧
皆民所同庶寶之輪囷萬模之紛紜雕鵠彩製羽毛錯群
弓矢鎧楯之材輿馬骨革之倫被服纖華鼓鑄精珍三

十取一歸於縣官寧有聞子富而父貧興利如此顧不
為偉歟公子再言處士再思之曰公子之思亦云善矣
且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况乃三晉人號沉鷖孕鵲
火之流烈感斗極之勁氣瞻顧端巧手足便利蔑淫蠱
狂厲之感無喘夜輟瘡之累專思慮而喜任俠貴然諾
而多憤忮重淪姦侈之化孤守而莫變由滲唐虞之澤
彌久而未墜士平居之際以氣義相視馳馬射獸以為樂
投石拔距以為戲悲歌慷慨以攄其鬱矜誇功名以見

其志自古受命之主不先得其土則先得其士不得其地不足以控諸夏不得其兵不足以威萬寓粵天寶失御之後事雖近而不復言而五代不綱之時其迹甚明而可以數朱梁失守則晉人南下而急攻河陽師厚不死則魏博六州據山口之路莊宗之禍由鄴郡而起清泰之敗緣上黨之助蕃戎陷相而石滅鄴兵過河而劉去或群盜乘隙而並出或前軍自此而先渡河東之舉昧李驤疾度控孟津之策世宗之征賴車駕倍程有南

平之遇可畏也如人懷心腹之疾難去也如木受根柢之蠹故吾太祖皇帝之興也踐祚五月親平澤路念賊失仲卿之計不西下而直趨懷孟而我用向拱之言速濟河而擊其未聚離穴成擒吳祚之前料登無難色李氏之深諭如洪波薄江借海以為力大霆擊空與電而俱赴交廣閩蜀之區淮海江漢之孺彊侯暴王襲頓蹠躑納土稱臣冠佩隣聯雖天命之所在亦主威之使然其勢如此猶藏太原謝將休戎十有九年太宗之弔伐

也指師為林轉糧如川斷石嶺之應剗隆成之堅躬擐
甲胄劇鋒易弦晝夜圍督六師爭先壓之以天下之重
然後始能破焉迨我真宗撫養其人留蹕授關南之師
促使益安陽之屯許北敵之通和勅猛將之䟽軍以至
陛下仁風德澤扶導長養踰八十春賦不聞竭其財力
未嘗疲其身憊辯者不知約從連衡之謀尚勇者不知
收城奪邑之勤室家熙熙老於耕耘如養虎者不與之
全物賞先至者不導於一津茲奈何合之深山觸鷙猛

而為勅敵之怒心鑊鑿棘矜若南國之茶海濱之鹽千
百良民化為頑兵或蒙欲而拒捕或負恃而貪凌始寔
罪而群亡終盛氣而橫行鎮之常員則威有所不足列
之大誅則民轉相震驚陸機謂興利不足以補害君焉
孰懲公子曰不然古初生民禽獸雜居無機械以荐食
無衣裳以被軀累聖哀之修其所無鑽燧取火鑠金於
鑪銳以鋒刃俾持以趨逐其虫蛇創其室廬剡木成舟
結繩為罔剡木為矢弦木為弧以飲以食以畋以漁服

牛輶馬紡績耰鋤後王因之訖今以娛安有至治之世
導民以利復爭亂之是虞大公封齊熊繹封楚魚鹽之
利山林之阻公一發之民往如驚不數十年齊楚以富
彼諸侯之國民且守法豈天下之廣人或敢侮調發存
邑里之籍出入視保伍之名倚之守令之良護以使者
之能蓋建隆初興通餽之役奚今日之政姑息而難行
是有司不復舉因民之利四方無時有可勞之氓弗卹
所治之法何如而已亟此禁山摧海之圖疑所思之未

明處士曰君不聞天子之建宮乎猷江陵之瑰幹空鄧
林之巨樹山鬼見榮而條爍坤后斥緼而容與青帝執
規白帝司矩攝離朱之魄觀其徽纆捨陞繭之神明其
斤斧裁魯鎮以為址判湘巒以為礎趨步而龜鳥正叱
咤而虹蜺舉星覆重撩雲縮萬堵塗以齊赭覽以號土
華薦金石之美梁修牙角之賦揚瑤琨與織貝荆簪丹
而箇簪蒙羽之織縞澗瀍之臬紵優尊而百禮六樂華
國則東房西序邦賄豐息寧主是耶公子曰嘻上方東

被於流求西薄乎羊同南暢於訶陵北憺乎空峒積摯
鴻臚填貨大農天人之交何求而不克徒念覃懷之域
三河之衝濬斷乎滄溟背棲乎西戎齊楚歐越魯鄭巴
邛轅有所不適櫟有所不通重兵之常處列城之所宗
將帥之治守詔使之過從壤地所生衣食所庸不疲其
貲即疲其力不出於官則出於農帑焉而乏府焉而空
或驕陽淫雨之災或戍發備河之逢流離其民易資梟
雄或陰會於朋仇或椎埋以成風故先諸權俾怡其衷

禹散歷山之金而贖賣子之唐湯鑄莊山之幣而救無
糴之凶非先君不足以說士非首衆不足以就功如彼
泉源我發其蒙如彼委藏我啟其封設坐視天財而不
知發猶有此民而不以為兵徒示仇國以涵容處士曰
君知其一未覩其二琉璃之河華林之莊昔居臣民今
作疆場然遠徼奚民視此而莫敢乘焉吾非有以守之
殆由天設於王公地限乎要荒若之何侵而夷之以紓
其行餌之可欲以發其狂義未聞於灌瓜兵或興於爭

桑投萬生心文子之至喻牛甘必鬪管堅之所量國家
近邊雖上腴之地久禁而不耕所棄甚輕為利甚明發
丁以通驛隋政之已失治氣而未盡魏室之旋傾彼烏
足陳於治朝哉山東之兵三十五將之師君所聞也請
置其說公子曰大農之家不患穿墉而廢囷倉善賈之
行不念胠篋而捐金珠備得其術則害何能擾利果大
入則小或可踈今防秋之兵不寄之土豪而歲起屯戍
繕治之物不蓄於逐州而授於京都不募人訪銅而私

或自鑄重給民曠土而爭糴於胡遺計若此庸為利歟
由衆人焉南牧之利將智者今北伐之涂推石傳土決
其成功束馬懸車勝乎能事突收燕樂捐范陽涿郡三
道之師直壓懷柔拒虎北石門四兵之勢引輕軍發羗
夏之東穴出奇道斬匈奴之右臂二客紛辨既久色相
不平抗袂俱起質於先生先生赧然而笑適然而興曰
坐吾告汝夫有財而弗取無道者之言也取而不以先
王之制無法者之言也二者吾聖人之深惡不順乎冬

夏不相乎陰陽禽獸之殄暴貨幣之誅戕不時而源枯
不禁而山傷逆於天元降為災祥則雖傳道之人豈容
無責哉古者大德大功之人天子尊之公侯之爵殊其
奉養之方功厚者享亦厚德長者報亦長推之四海之
內入為公卿出為牧伯盛不過數十土地所育人民所
藏其貨易供其財易當然報非天子之獨私焉蓋天下
皆樂其有以報也故其民賢者勉焉以修其業愚者雖
甚欲焉而無敢望其志易平其勞易償今高貲大姓之

家列肆侔於府庫邸第羅於康莊金紺采綴鏤磨焜煌
被以黼綉裹以雕牆狗馬棄齊民之食飲輿妾賤士夫
之衣裳賓昏祠塋隳敗紀綱通吏買法陰淫陸梁其憑
荒負險之民擅彌山絡野之疆畜奴如兵占田論鄉主
逋叅寇者攸衆寶龜藏甲者為常州縣徒史私為之視
察鄉亭部夫公隨之奮攘是天下山林之出除公上之
賦守令吏寺略有常制每郡每邑宛轉靡潰輸幾侯而
幾王彊桀相師極欲為威怒網而川貧笑斧而林飛孰

察諸剝水火之遺製孰恤乎堅穉曲直之所宜積之
徒多而器用殊寡舉之或遠而民資自疲富者售之益
輕貧者勞而愈微誓窮原藪之饒而况膏腴之歸乃方
乃州或蝗或饑民以為災而彼反為宜從是其氓匿稅
併田之不暇益令群猾藏租隱地之無疑南方諸山非復昔
時材不愛而木不蕃畜不育而獸不滋迨有千里不毛裹
餽莫支是天地陰陽晝夜長餐猶不能以克其欲則吾
民何負獨為狸而畜鷄蓋馭民無予奪之政厚生無發

飲之期萬物失由儀之道四海廢崇邱之詩或者縣官
列膠幹皮羽之須營棟宇舟車之材上司之以敲筭下
撓之以追催索之於邇則此既莫有求之于遠則險孰
能來方此之時跼蓄之家驩相比朋固所以制百姓之
命暮年而篡其業更歲而竭其財如是不已饑寒怨愁
不委於溝壑則聚為盜賊非此二者吾不知其安所為
哉始於傷財則終於害民察其蠹國必因乎亂俗故國
家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之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

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由是言之土地財利名制約
束不用先王之法其為弊也民失其平若之何而可復
高者愈貪而肆地豕下者抵禁而趨口腹刑罰日增裁
害日續蓋兼并不去不足以語政制度不立不足與言
治禁錫存省米之說賤肉有愛牛之意此言雖小可以
推類事為之法物為之制數畧之得非不多也先王禁
之以其傷生原蠶之利非不博也先王禁之以其害氣
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用器不中度禽獸不中殺鬻於市

者執而有罰不以其時不順其教捕一禽折一草謂之不仁斷一樹伐一木謂之不孝公卿大夫群士黎庶居室有品器械有度車馬有等衣服有據飲食有常味人徒有常數戮民不敢服紈君子不履絲屨為農者不得為工為士者不得為賈天王之尊也合圍猶惡其盡物諸侯之貴也殺牛尚戒於無故小既無越大豈容負草木鳥獸而舜以命益水火土穀而堯以任禹名山大川縱封國而不盼至其漆林獨二十而征五著於後王修

之愈明典之於天官圖之於地卿任之九職之事辨其
五物之征主山而有虞主林而有衡中士下士贊其政
令府史胥徒頒其所行豺祭而弓矢陳隼擊而爵羅興
司險達其道路山師辨其物名鷩獸在前兕氏火物而
誘之出阱獲既設冥氏伐鼓而使之驚然後萬民隨之
詔焉以程斬材者有期月竊木者有常刑至於金玉錫
石升人之專取犀象麋鹿角人之所登率避其孽育以
待其豐成必以其時素王稱其大順不可勝用孟軻陳

其養生貴賤有差六器五輅之資民得而無所用興造
不妄五金六材之屬民用而無所傷禁發之有期重輕
之有常天生時而寒暑平地生財而品類昌碩以盆鼓
蕃以谷量暴暴如山岳渾渾如河江山出銀甕丹甌椒
聚麒麟鳳凰追前世之盛被於此時以吾君之聖方諸
先王陶唐之二宮姚虞之總章商人之重屋周人之明
堂雖危眉耆耄愛惜朝夕期有以必覩也子之言曾何
比今於漢唐陛下慈仁如天廣厚如地任臣則勿疑聞

諫而必喜賞罰不濫切愛乎民命祭祀罄虔動交乎天
祉遠民之弊雖守臣不知而知之甚詳克己之誠在匹
夫難行而行之甚易至若五帝憲老之禮三王觀風之
制六典建官之法三適進賢之例患有司不得其術不
患朝廷之不行患臣下不舉其職不患信任之不至今
也輔相大臣左右良士重君子為臣去就之節思古人
得君功烈之致施以善俗為本學以力行為貴居朝廷
不以先後持其嫌守藩鎮不以內外疑其勢同德一心

齊力協議臯陶謨而矢契稷之業伯夷讓而中夔龍之志以共察天下之善不使有蓋虛驕士之黨以共收天下之傑不使有妬功蔽賢之吏以衆人之耳為耳聽衆耳之所不聽以衆人之目為目視衆目之所不視授百司因革於吏而總其成績委二邊軍賦於將而責其必治法制素具東南既饒天府宏壯訓練有時吳越皆霸王之兵朝令乎西西納十四州之地夕使乎北北歸十三州之城渾然臨之以至健隤然載之以不傾伊洛之

水畫乎其前戎夷畏之踰黃河之湍丘垤之山竇乎其
旁戎夷阻之甚太行之橫與其邀近功於一山增衆糴
之弊牽危疑於往代汨因循之名使王者之興百有餘
年神聖在位而仁愛之澤獨未及於禽獸草木曷可同
世而語哉二客離席跼踖媿謝不敏請為弟子既而少
進曰問阜財得阜民之法問治山得治國之風且昔者
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不
得已而後起有學焉而後臣者有不可得而臣者今山

之隱逸亦如是而後至乎曰莫可得而知也神農之於
悉諸黃帝之於崆峒顓頊之於綠圖高辛之於柏招帝
堯之於務成帝舜之於尹壽禹之於國先生湯之於伊
尹文王之於鬻熊武王之於尚父周公之於虢叔齊桓
之於管仲然尊德樂道說者如此也吾觀之彼數子者
之心將如是而已乎莫可得而知也二客恍若自失再
拜而罷

宋文鑑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三十集部

宋文鑑卷七

宋 呂祖謙 編

賦

珠賦

崔伯易

高郵西北有湖名甍社近歲夜見大珠其光屬天嘗問
諸漁皆言或遇於它湖中有竊謀之者則風輒引船而
去終莫能至賦曰

萬物之精上為列星其在下者因物而成形故天下之

偉寶不妄其所託託物之主實內鍾乎神靈吾嘗臨東
海旅南溟泛淮江之湯湯濟岳陽之洞庭觀其容液衍
裕益天地之委藏祕恠惚恍蛟虬崢嶸豈世人敢指名
哉若乃雲夢震澤浮梁合浦獸潛宮亭神見牛渚直湘
沅以南浮懷涇渭而北注顧導東而成滄浪激西而為
灩澦延平誕竒漢臯殊遇率傳載之雜出為異物之所
處或設限於藩服或效琛於王府鑠高郵之經治裂揚
州之故部有湖隸旁將三千所大或萬頃小亦千畝迤

或駭怒決溢隄防之所不加決漭千里農民播溺宛轉
流離而不相救又况其廬舍之與桑麻噫是亦涉者之
厖觀矣瑰祥恢恠庶幾乎託焉間乃省貢書考圖編所
陳者特盤飧之微固不聞有把握之貴為當世之所傳
發詠乎川珍翱翔乎水邊爰有蘆人漁子相語而來前
曰先生之念者貨也若夫川澤之精理則不然不寶於
人獨寶於天今此有夜光之珠產於深淵我意其神先
生辨旃其始也天和景晴湖波夜平煙冉冉以四收萬

籟息而無聲則是珠也凜氣將之若海月之升含彩吐
耀周隅皆明呀紺石而為宮被綠苔以垂纓挹奔星之
光芒吸沆瀣之精英木散景兮扶疎草露實兮紅青林
鳥驚而移枝群犬愕兮爭鳴於是叩人徐呼上流俱起
撫鴻量以先趨領冒筍之已試連徽挺攄灑網持柅嗟
雖鑑其眉睫疑未曉其機器方詭置之漸張果造形而
已逝而况伏見靡時欵彼倏此與蛟龍之為朋曾風雨
而作衛彼能三足而在籟鼈九脇而克饋漢蛟鮓之青

骨鄭龜羹之異味勃牛悅水而黃奪澤馬翫繩而足躓
犀狎獨而解角翠因媒而折翅江使被執於行役巨魚
為腊於貪餌文貝璫瑁出禍其腸腹金華玉英坐窮於
淘漚麇蜃胎寒熠燿自喜怵絕意於遐引適足殺其軀
而已矣是故號數選者我固謂之貨也能不為珠之笑
耶予曰嗚呼噫嘻信子言也既明且哲則大雅君子者
耶不常所居擇利害而去就者耶用以晦明知在己者
耶色斯舉矣學孔子之徒者耶薄泥塗而不辱不耻下

賤者耶川不涸岸不枯有德鄉里者耶久而不聞其遯
世者耶既而復曰嗚呼噫嘻照魏王之乘耶燭隋侯之
室耶謂上幣耶飾冠冕而佩耶客有聞者亦矍然而興
曰嗚呼噫嘻吾聞之石室之書曰王者得之長有天下
四夷賓服然則得之者或非其心獨王者之心耶

煎茶賦

黃庭堅

洵洵乎如澗松之發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雲賓
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渾苦口利病解膠滌昏

未嘗一日不放箸而策茗椀之勲者也余嘗為嗣直瀹茗因錄其滌煩破睡之功為之甲乙建溪如割雙井如盧日鑄如綵其餘苦則辛螫甘則底滯嘔酸寒胃令人失眠亦未足與議或曰無甚高論敢問其次涪翁曰味江之羅山嚴道之蒙頂黔陽之都濡高株瀘川之納溪梅嶺夷陵之壓甄臨邛之火井不得已而去於三則六者亦可酌兔褐之甌瀹魚眼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滑竅走水又况雞蘓

之與胡麻涪翁於是酌岐雷之醪醴參伊聖之湯液斲
附子如博投以熬葛僊之聖去藪而用鹽去橘而用薑
不奪茗味而佐以草石之良所以固太倉而堅作彊於
是有胡桃松實菴摩鴨脚勃賀靡蕪水蘇甘菊既加臭
味亦厚賓客前四後四各用其一少則美多則惡發揮
其精神又益於咀嚼蓋大匠無可棄之材太平非一士
之略厥初貪味雋永速化湯餅乃至中夜不眠耿耿既
作溫齊殊可屢軟如以六經濟三尺法雖有除治與人

安樂賓至則煎去則就榻不游軒后之華胥則化莊周之蝴蝶

別友賦

黃庭堅

曩聞義於孫李指尊選以見招惜予行之舒舒曰其夜以為朝予望道於垝垣見萬物之富有恨逸駕之絕塵又驂予以四牡喟車後之無策其四方乎索友仰雲飛而注弋俯淵覲之沈鈎或一能之勝予忘日月之不予謀或登吞舟之鱗或下垂天之翼手予弓而不釋恐斯

道之或息維廬江之四李三隱約於龍眠維若人之仕
蚤懷明月而麗川歲庚午而會梁語聞道之大用吸江
漢以為深累丘嶽以自重尾擊之而首應西犯之而東
抗棄旗鼓而不逐儼其陳之堂堂偉道學之崇崛增懦
夫之激昂觀出日於東方雖食馬而不吝無肯綮以
自試居自喜於餘刃彼覆却之萬方期斯言之猶信水
渾渾而進舟風剡剡而侵裘恐事親之不勸則惟是之
同憂

汴都賦

周邦彥

臣邦彥頓首再拜曰自古受命之君多都於鎬京或在洛邑惟梁都於宣武號為東都所謂汴州也後周因之乃名為京周之叔世統微政缺天命蕩杞歸我有宋民之戴宗厥惟固哉奉迎鑾輿至汴而止是為東京六聖傳繼保世滋大無內無外涵養如一含牙帶角莫不得所而此汴都高顯宏麗百美所具億萬千世承學之臣弗能究宣無以為稱伊彼三國割據方隅區區之霸言

餘事乏而三都之賦磊落可駭人到於今稱之矧皇居
天府而有遺美可不愧哉謹拜手稽首獻賦曰

發微子客游四方無所適從既倦游廼崎嶇遭迴造於
中都觀土木之妙冠蓋之富煒燁煥爛心駭神悸睽睨
而不敢進於是夷猶於通衢彷徨不知所屆適遭行流
先生目而招之執其袪局局然嘆曰觀子之貌神采不
定狀若失守豈非殺席隱茅未游乎廣廈誅草鉏棘未
擷乎蘭茝披褐挾縕未曳乎綺縠微邦陋邑未覩乎雄

藩大都者乎發微子姑然有赧色曰臣翱翔乎天下東
欲究扶桑西欲窮虞淵南欲盡反戶北欲徹幽都所謂
天子之都則未嘗歷焉今先生訊我誠有是也然觀先
生類辯士其言似能碎崑崙而結溟渤鏤混沌而形罔
象試移此辯原此汴都可乎臣固不敏謹願承教先生
笑曰客知我哉於是申喙據牀虛徐而言曰噫子獨不
聞之歟今天下混一四海為家令走絕徼地掩鬼區惟
是日月所會陰陽之中據要總殊揭鍵制樞拱衛環周

共安乘輿而此汴都禹畫為豫周封鄭地背觴臨而上
直實沈分以為次推蓬澤之固境昔合廩之所至芒碭
渙渦截其面金堤玉渠累其脊雷夏灘沮繞其脇壘丘
訾婁夾其腋梁周帝據而廩沸唐漢尹統而寧一故此
王國襲故不徙恢圻甸域尊崇天體司徒制其畿疆職
方辨其土地前千官而會朝後百族而為市分疆十同
提封萬井舟車之所輻輳方物之所灌輸宏基融而壯
址植九鼎立而四嶽位仰營域而體極立土圭而測畧

蜀險漢全荆惑閩鄙推此中峙不首不尾限而不迫華而不侈環睇眺於郡縣如岫嶺之迤邐觀其高城萬雉埤堦鱗接繚如長雲之方舒屹若崇山之礪礎坤靈因巖巖而跼蹐土怪畏榨壓而妥貼靡胥不可絕而登爵鼠不可嚼而宄利過百二嶮踰四塞鄙秦人之踐華陋荊州之却月頃捷步與超足矧蹢躅與蹙蹙闕城為門二十有九瓊扉塗丹金墉鏤獸列兵連卒呵夜警晝異物不入詭邪必究城中則有東西之阡南北之陌其衢

四達其塗九軌車不理輦互人不爭險易劇驂崇期蕩
夷如砥雨畢而除糞夷弗穢行者不馳而安步遺者惡
拾而恣棄跨虹梁以除病涉列佳木以安休惕殊異羊
腸之詰曲或踈蹠而折轡顧中國之闐闐叢貨幣而爲
市議輕重以奠賈正行列而平肆竭五都之琛富備九
州之貨賄何朝滿而夕除蓋趨羸而去賈萃駟僮於五
均擾販夫於百隧次先後而置叙遷有無而化滯抑彊
賈之乘時摧素封之專利售無詭物陳無竄器欲商賈

之阜通廼有廛而不稅銷卓鄭猗陶之殖貨禁乘堅策
肥之擬貴道無游食以無為矧敢婆娑而為戲其中則
有安邑之棗江陵之橘陳夏之漆齊魯之麻薑桂膏穀
絲帛布縷鮎黃鯁鮑釀鹽醢豉或居肆以鼓鑪橐或鼓
刀以屠狗彘又有鑿無閭之珣玕會稽之竹箭華山之
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之珠玉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
皮與夫沉沙棲陸異域所至殊形妙狀目不給視無所
不有不可殫紀若夫帝居安麗人所未聞南有宣德北

有拱辰延亘五里百司雲屯兩觀門峙而竦立罽毼遐
望而相吞天河群神之闕紫微太一之宮擬法象於穹
昊敞閭闔而居至尊樸桷不斲素題不斲上圓下方制
為明堂告朔朝歷頒宣憲章謂之太廟則其中可以叙
昭穆謂之靈臺則其高可以觀氛祥後宮則無非員無
錄之女佞倖滑稽之臣陋甘泉與楚宮繆延壽與阿房
信無益於治道徒竭民而怠荒故今上林仙籞不聞乎
鳴蹕瓊甌歲久而苔蒼其西則有寶閣靈沼巍峩泛灩

繚以重垣防以回隄雲屋連窻瓊欄壓墀池水則溶溶
泫泫洋洋湜湜涵潤滉漾瀟灑浩漭微風過之則濶泥
漣漪漫散洄淀潛潛連漪大風過之則汨湧潏淈潏淪
滔反掀鼓浪溢不見津演儼欄景以斷續樣金碧而陸
離恍渥渥與方壺帝令鬼鑿而神移其中則有菰蒲萑
蘆菡萏蓮葳蕤蘋蘩荇其魚則有鱸鯉魴鮓鰕鯁鯢
魷鰾鰮鰯歸王鮐科斗魁陸龜鼃鼉蜃含蟹巨螯容
與相羊蔭藻依蒲其鳥則有鸛鷖鵠鵙鴈鷺鳬鷺鵲鷗

也虓虎瞽艦舟抵戲也壘流電掣弄丸而揮劍也鸞悲
鳳鳴纖麗歌也鴻驚燕居綽約舞也霆震雷動鈞天作
也犇騶駟騷群馬闖也轡軸輻萬車轍也灑天翳日
揚埽塏也杭山蕩海歡聲同而和氣浹也震委蛇而唬
罔象出鮫人而舞馮夷者潛靈幽怪助喜樂也若廼豐
廩貫膾既多且富永豐萬盈廣儲折中順成富國呈列
而綦布其中則有元山之禾清流之稻中原之菽利高
之黍利下之稌有藁有芑有秬有秠千箱所運億廩所

露入既夥而委積食不給而紅腐如坻如京如崗如阜
野無菜色溝無捐瘠擔拾狼戾足以厭鰥夫與寡婦備
凶旱之乏絕則有九年之預又將敦本而勸稼開帝籍
之千畝良農世業異物不覩播百穀而克敏應三時而
就緒踰鑄鎧閔灌暵雨霑孰任其力侯彊侯以千耦其
耘不怒自力疏邀其理狼莠不植奄觀堅阜與與蕤蕤
溝塍畹畦亘萬里而連繹醜惡不毛磽陁荒瘠化為好
時轉名不易惟彼汴水貫城為渠並洛而趨昔在隋葉

禩丁大業欲為流連之樂行幸之游故鑿地道水南抵
乎揚州生民力盡於畚鍤膏血與水而爭流鳳舳徒見
於載籍玉骨已朽於高丘顧資治世以為利迄今抗筏
而浮舟桃花候漲竹箭比駛洶湧湓潏瀉沸澶捍防
巖岸澆濶迅邁匪江匪海而朝夕舞乎滂湃掀萬石之
巨艚比坳堂之一芥舵艫不時而相值篙師鼃拱而俟
敗智者不敢睥睨而興作繇千禩而為害豈積患切病
待聖人而後除耶厥有建議導河通洛引宜永之清源

塞孽華之渾濁蹙廣堤而節暴紆直行而殺虐其流舒
舒經炎涼而靡涸於是自淮而南邦國之所仰百姓之
所輸金穀財帛歲時常調舳艫相銜千里不絕越舫吳
艚官艘賈舶閩謳楚語風帆雨楫聯翩方載鉦鼓鏜鞳
人安以舒國賦應節若夫連營百將帶甲萬伍控弦貫
石動以千數其營則龍衛神勇飛山雄武奉節拱聖忠
靖宣効吐澤金吾擲颺萬勝渤海廣備雲騎武肅材能
蹶張力能挾輶投石超距索鐵伸鈎水執鼃鼃陸拘熊

貅異黨之寇大邦之讐電驚雷擊莫不繫累而為囚於
是訓以鸛鷺魚麗之形格敵擊刺之法剖微中虱貫牢
徹札樨鉞擲鏐舉無虛發人則便捷器則犀利金角丹
漆脂膠竹木以時取之遴棄惡弱割蛟革以連函劇兇
貉以為弭剽魚服以懷鍰百工脩盡鋸磨鏤削其成鑒
鋼而銀鑣植之霜凝而電爍故有彊衝勁弩雲梯轡車
修鍛延鏃鈇戈允及繁弱之弓肅慎之矢谿子之弩夫
差之甲龜蛇之旄鳥隼之旗軍事蚤正用戒不虞其次

則有文昌之府分省為三列寺為九殊監為五左選為
文右選為武日三十房二百餘案二十四部黜隋之陋
更唐之故補弊完罅剔朽焚蠹人夥地溥事若織組滋
廣莫治疊疊成蠱纖弱不除將勝所斧雖離婁之明目
迷簿書而莫覩豪胥倚文以鬻獄庸吏瘵官而受侮各
懷苟且以逃責孰肯長慮而却顧官有隱事國有遺利
紛訟牘於庭所繫累囚於囹圄此浮彼沉甲可乙否操
私議而軋沕各矛盾而齟齬於是合千司之離散儼星

羅於一字千梁負棟萬楹鎮礎誅喬松以為煤空輿山
而斲楮官有常員取雄材偉器者以克其數上維下制
前按後覆譬如長蛇扶其脊脊而首尾皆赴闔戶而議
飛檄乎房闥應答乎秦楚披荒榛而成徑繹繳緹而得
緒崇善廢醜平險除穢纖悉不遺乎一羽於是宣其成
式變亂易守者刑之所取貽之後昆永世作矩至若儒
宮千楹首善四方勾襟逢掖褒衣博帶盈仞乎其中士
之匿華鏟采者莫不拂巾袵褐彈冠結綬空巖穴之幽

邃出郡國之遐陋南金象齒文旄羽翮世所罕見者皆
傾囊鼓篋羅列而願售咸能湛泳乎道實沛然攻堅而
大叩先斯時也皇帝悼道術之沉鬱患詁訓之荒繆諸
子騰躡而相角群言駘蕩而莫守黨同伐異此妍彼醜
挈俗學之蕪穢詆淫辭而擊培滅冥突之熒燭仰天庭
而覩晝同源共貫開天發堦於是俊髦並作賢才自厲
造門闡而臻壺奧騁辭源而馳辨囿術藝之場仁義之
藪溫風扇和儒林發秀宸眷優渥皇辭結糾榮名之所

作慶賞之所誘應感而格駒行雉岫磨鈍為利培薄為
厚魁梧卓行携鋒露穎不驅而自就復有珮玉之音邊
豆之容絃歌之聲盈耳而溢目錯陳而交奏煥爛乎唐
虞之日雍容乎洙泗之風誇百聖而再講曠千載而復
觀又有律學以議刑制筭學以窮九九舞象以道幼稚
樂德樂語以教世胄成材茂德隨所取而咸有若夫會
聖之宮是為原廟其制則般輸之所作其材則匠石之
所掄萬指舉築千夫運斤揮汗霏霧吁氣如雲鼙鼓弗

勝靡有諗勤赫赫大宇有若山踊而嶙峋下盤黃壚上
赴北辰藥珠廣寒黃帝之宮榮光休氣寵臚往來蔥蔥
鬱鬱而氤氲其內則檐櫺椽題朱檻楹栊閤拱闥屏
宇閨閣聳張矯踞龍征虎蹲延樓跨空甬道接陳黜聖
備盱爛爛詭文菱荷芙蕖之流漫驚波洄連之渙滅飛
仙降真之縹緲翔鵷鵠鷗之氍毹地必出奇土無藏珍
球琳琅玕璫璵瑤琨流黃丹砂玳瑁翡翠垂棘之璧照
夜之蠙鵠象鬣角割犀剜玉鐫刻雕鏤其妙無倫焜煌

煥赫瓘錯輝映繁星有爛彤霞互照軒廡所繪功臣碩
輔書大常而銘鼎彝者環列而超造龍章鳳姿瑰形瑋
貌文有伊周武有方召猶如蹇諤以立朝圖寧社稷指
斥利害踟躕四顧而不撓其殿則有天元太始皇武儼
極大定輝德熙文衍慶美成繼仁治隆之名重瞳隆準
天日炳明皇帝步送百寮拜迎九卿三公挾輔扶衡儀
仗衛士填郭溢城于時黔首颺集百作皆停地震嶽移
波翻海傾足不得旋耳不得聽神既安止窮閭微巷惟

聞咨嗟嘆異之聲於是山疊房俎犧搏竹筐踐列於兩
楹瞽史陳辭宰祝行牲案芻豢之肥臞視物色之犁駢
登降裸獻百禮具成至於天運載周甲子新厯受朝萬
方大慶新闢於時再鼓聲絕按稍收鎬儼三衛與五仗
森戈矛與殳戟探平明而傳點趣校尉而唱籍千官驚
列以就次然後奏中嚴外辨也撞黃鍾以啓樂合羽扇
以如翼欽飛道駕以臨座千牛環帝而屏息爐煙既升
寶符真瑞聆乾安之妙音仰天顏而可覲羌夷束髮而

蹈舞象胥通隔而傳譯宣表章以上聞奏靈物之克斥
群臣廼進萬年之觴上南山之壽太尉升奠尚食酌酒
樂有嘉禾靈芝和安慶雲舞有天下大定盛德升聞飲
食衍衍燔炙芬芬威儀孔攝而中度笑語不譁而有文
故無族譚錯立之洞衆躡廣布武之紛紜蓋天子以四
海為宅有百姓而善群廷內不灑掃而行禮則天下雲
擾而絳焚故受玉而惰知晉惠之將卒執幣以傲知若
教之不存聞樂而走者為金奏之下作雖美不食者為

犧象之出門賦湛露彤弓而武子不敢答奏肆夏大明
而穆子不敢聞蓋禮樂之一缺則示亂而昭昏是以宣
王享士會以穀烝而刑三晉之法高祖因叔孫之制而
知為帝之尊豈治朝之禮物尚或展翳而沉湮此所以
舉墜典而定彛倫者也其樂則有咸池承雲九韶六英
采齊肆夏蕭韶九成神農之瑟伏羲之琴倕氏之鍾無
句之磬鏗鏗鏗鏗和氣薰蒸于以致祖考之格于以廣
先王之聲昔王道既弱淳風變澆樂器遭鄭衛而毀矇

瞽適秦楚而逃朝廷慢金石之雅正諸侯受歌管之教
嘈文侯聽淫聲而忘倦桓子受齊樂而輟朝季子始無
譏於鄆仲尼廼忘味於韶故使制度無考中聲浸消非
細則擻非庠則高惟今也求噐得耕野之尺吹律有聽
鳳之簫或灑或離或鼓或馨或鏞或棧或箏或篪衆噐
俱舉八音孔調鶯鶯離丹穴而來集鳴嗃喈而舞脩獮
又有賓旅巴渝之舞僭侏狄韞之倡遠人面內而進拔
踰山海而梯航故納之廟者周公所以廣魯觀之庭者

安帝所以喜其來王若其四方之珍以時修職取竭天
產發窮人迹砥其遠邇陳之藝極厥材竹木厥貨龜貝
厥幣錦繡厥服絺綌貢羽毛祀貢祭物嬪貢絲枲物
貢所出器貢金錫礪砥砮丹鈇松怪石惟金三品惟土
五色泗濱浮磬羽畎夏翟龍馬千里神茅三脊方箱隋
棐肆陳乎殿陛豐苞廣匱亟傳乎騎驛連檣結軌川咽
塗塞耶歛終歲而不息至於羌氏僉翟僭耳雕腳獸居
鳥語之國皆望日而趨累載而至懷名琛拽馴獸以致

於闕下者芻午廼有帛氎罽蘭千細布水精琉璃軻
蟲蚌珠寶鑑洞膽神犀照浦山經所不記齊諧所不覩
者如糞如壤軫積乎內府或致白雉於越裳或得巨螭
於西旅非威靈之遐暢孰能出現竒於深阻蓋徼外能
率衆踵來以修好則中土當有聖人出而寧宇然皇帝
不寶遠物不尚殊觀抵金於嶰巖之山沉玉於五湖之
川洞鏐之劔廼入騎士之銷鑿鄰之馬或服鼓車之轅
至於乾象表貺坤維薦祉靈物仍降嘉生屢起暈適背

鐻重蜺抱珥鳴星隕石怪飈變氣垂白鮐背者不知有
之况能言孺倪豈獨此而已也復有穹龜負圖龍馬載
文汾陽之鼎函德之芝肉角之獸簫聲之禽同穎之禾
依生之穀游郊棲庭克畦冒時非煙非雲蕭索輪囷映
帶乎闕角慈蔚乎城壘鷙鳥不攫猛獸不噬應圖合牒
窮祥極瑞史不絕書歲有可紀發微子於是言曰國家
之有若是歟意者先生快意於吻舌而及此耶先生曰
國家之盛烏可究悉雖有注河之辯折角之口終日危

坐抵掌而譚猶不能既其萬一此特汴都之治迹耳子
亦知夫所以守此汴都之術古昔之所以興亡者乎客
曰願聞之先生曰繫此寰宇代狹代廣更張更弛黃帝
都涿鹿而是為幽州少昊都窮桑廼今魯地伏羲都陳
帝嚳都亳堯都平陽廼若昊天而授人時舜都蒲阪廼
觀群后而輯五瑞公劉處豳而北王業之所始太王從
邠者以避狄人之所利文王作鄆方蒙難而稱仁武王
治鎬復戎衣而致乂蓋周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刑措不

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而五伯更起星離豆割各據
穀兵以專列彊侯脇帶於弱國不領人君之經費天下
日蹙而日裂中國所有者無幾當時權謀為上雌雄相
噬孰有長距孰有利甯兵孰先選糧孰夙峙孰有橋關
之卒孰有憑軾之士孰有素德孰有彊倚孰欲報惠孰
欲雪恥或奉下邑以賂讐或舉連城而易器骸骨布野
介胄生蟻肘血丹輪馬鞍銷髀勢成莫格國墟人鬼噫
彼土宇凡幾吞而幾奪幾完而幾弛秦中形勢之國加

兵諸侯如高屋之建瓴水神臯天邑以先得者為上計
其他或左據函谷右界褒斜號為百二之都東有成臯
西有崤澠定為王者之里以至置舂陵之俠客興泗上
之健吏扼襟控咽屏藩表裏名城池為金湯役諸侯為
奴隸拓境斥地輶輶荒裔東包蟠木西卷流沙北繞幽
陵南褰交趾厥後席治茲永泰心益侈或慢守以啟戎
或朋淫而招宄橫調無藝而垂竭游役不時而就斃盧
今日縱而不繼鷺翻厭觀而常值睚眦則覆尸而流血

愉悅則結纓而佩璲粉墨雜糅賢才逆曳壘微齟齬而
竊肉食賊臣回遁而圖大器郡國制節侯伯方軌或為
大尾而不掉或為重脰而屢蹶室有丹楹城有百雉朝
廷無用於揚燎冠冕不朶於執贄天維披裂地軸杌隉
群生夔難而殄瘁雖有城池周以鄧林縈以天漢曳輦
可以涉崇巘設汴可以濟深水故武侯浮西河而下自
哆其地而進戒於吳起蓋稅政肆於廟堂之上則敵國
起於蕭牆之裏奚問左孟門而右大行左洞庭而右彭

螽發微子曰天命有德主此四方如輻之拱轂如桶之
會極其硃輦者天與之昌其闢阨者天與之亡且非易
之所能壞亦非險之所能藏非愚之所能弱亦非賢之
所能彊故將吞楚也白蛇首斷於大澤將繼劉也雄雉
先雉於南陽龍縢出犢而縶弧隱亡周之語蓐收襲門
而天帝貽刑號之殃人力地利信不能偃植而支仆而
皆聽乎彼蒼故鯨鯢勸解決一死於吻血兕虎闐闐踐
魏獄為平崗蹂生靈如蹋塊簸天下如揚糠其敗也扶

目而拚骨其成也頂冕而垂裳由此觀之土地足以均
沛澤而施靈光而已易險非所較賢否亦未可議也先
生曰以易險非所較者固已乖矣以賢否非議者烏乎
可哉客不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有德則昌者乎地欲
得險勢欲叅德迫隘卑陋則無以容萬乘之扈從供百
司之廩餼據偏守隅則無以限四方之貢職平道理之
遠邇撫原申區割宅製里走八極而奔赴正南面而負
宸舉天下於康達力士韞而不敢取貪夫汗縮不敢睨

者恃德之險也襟馮終南太華之固背負清渭濁河之
注搯人之吭而拊人之脊一日有變而萬卒立具然而
布衣可以窺隙而試勇匹夫可以犇衡而號呼彼天府
之衍沃適為人而保聚此以地為險者也地嚴德暢然
後為神造之域天設之阻大哉炎宋帝眷所矚而此汴
都百嘉所毓前無湍激旋淵呂梁之絕流後無太行石
洞狐飛句望浚深之岩谷豐樂和易殊異四方之俗兵
甲士徒之須好用匪頒之賜廟郊社稷百神之祀天子

奉養群臣稍廩之費以至五穀六牲魚鼈鳥獸闔國門
而取足甲不解纍刃不離韞秉鉞匈奴而單于奔幕抗
旌西燹而冉駝螳伏南夷散徒黨而入質朝鮮畏菹醢
而修睦解編髮而頂文弁削左衽而曳華服逆節躑躅
而取禍者折簡呼之而就戮眈眈帝居如森鋌利鏃之
外向死士逡巡而莫觸仁風冒於海隅頌聲溢乎家塾
伊昔天下阡危王猷失度皇綱解紐嗥豺當路帝懷寶
歷未知所付可受方國莫越藝祖圖緯協期謳謠扇孺

赤子雲望而風靡英雄螽趯而蠅附玉帛駿奔者萬國
冠冕克塞乎寰宇絕塞稅鎧而免軸障壘熄墜而摧櫓
拜檻神威有此萬旅奕世載德蔑聞過舉髮櫛永耨子
搗稚哺擊菓懋穗拔惡鑒嫵鉞觚角之磬刻剗撓槍而
牧圉爰暨皇帝粉飾朴質稱量纖鉅鍠鍠奏廟之金玉
璨璨夾楹之簠簋訓典嚴密財本豐阜刑罰糾虔布施
優裕田有願耕之農市有願藏之賈草竊還業而斂迹
大道四通而不戢車續馬連千百為群肩輿捆載前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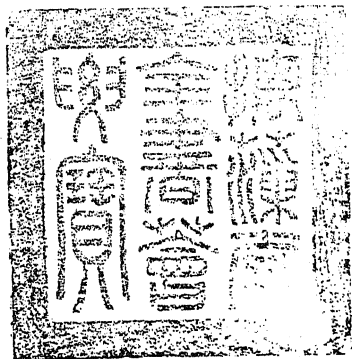
而後阻搏壤歌嘏者萬井未聞歐噉而告瘡雖立墳為
界其誰敢擣膊以批捍況此汴都者乎抑又有天下之
壯客未嘗覩其輿也且宋之初營是都也上睇天時下
度地制中應人欲測以聖智建以皇極基以賢傑限以
法士垣以大師屏以大邦扞以公侯城以宗子以義為
路以禮為門鍵鑰以柄開闔以權掃除以政周裹以恩
廼立室家以安吾君有庭其栢社稷臣也有槌其桷衆
材會也有闡孔張通厥明也有牖孔陽達厥聰也其檻

如衡前有憑也其壁如削後有據也其陞則崇止陵踐也其極則隆帝居中也邑都既周宮室既成於是上意自足廼駕六龍乘德輿光警蹕由黃道馳騁乎書林下觀乎學海百姓欣躍莫不從屬車之塵而前邁妙技皆作見者膽碎廼使力士提挈乎陰陽搏掄乎剛柔應乎成器方圓微碩或粉或由隨意所裁上方咀嚼乎道味斟酌乎聖澤而意猶未快又欲浮槎而上窮日月之盈昃尋天潢之流派操執北斗之柄按行二十八壘之次

奪雷公之枹收風伯之鞬一瞬之間而甘澤霽霈囚孛
彗於幽獄敷景雲而黯靄統攝陰機與帝唯諾而無闕
如此淫樂者十有七年疲而不止諫而不改吾不知天
王之用心但聞夫童子之歌曰孰為我已孰釐我載茫
茫九有莫知其界客廼覩覩然驚拳拳然謝曰非先生
無以刮吾之矇藥吾之瞶臣不能究皇帝之盛德謹再
拜而退



宋文鑑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 臣 胡紹基

謄錄監生 臣 陳振德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宋文鑑卷八至十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三十一集部

宋文鑑卷八

宋 呂祖謙 編

賦

大禮慶成賦

張 耒

惟宋六世皇帝踐祚之七年所以和同天人綏靜中外
垂鴻襲裕增高累厚以對神祇祖考者固已蒙被克塞
光融翕赫六合一意四海一口無得而言矣粵以壬申
之仲冬將有事於南郊乃詔列位恪職賦事而有司建

言惟我國家因時施禮郊丘之位天地咸在牲幣並薦
禮樂合舉而古者乃以陰陽之至即南北之郊別位殊
時薦獻異數有司其何從於是天子惕然深思祇畏敬
戒曰茲大事我其敢專群公卿士典禮之官竭思和會
以訂不易於是議者曰先王齊明以享帝而帝之享否
雖聖人未由知之惟受福者其享之占也恭惟國家合
祭天地於茲六世矣惟我太祖躬膺駿命以遏亂略堂
皇二儀拓落八極以定萬世之業太宗威定宇內震蕩

大齒以一九有定天下於一尊真宗熙洽富盛符瑞委
積南牧之雄不戰請命威加北荒奏功岱宗仁宗席安
據厚不動指顧孽獠猾羌含毒內向吏士未頓藏竄屈
伏終始太平垂五十年英宗入纂百姓與能神考有為
六服承德此可謂受天地之福矣然則神祇之安吾享
也其久哉於是天子乃翳青雲之屋乘雕王之輿應龍
受轡招搖翼輶建虹霓之修竿兮颺彗星之飛旂太一
執節以先驅兮二十八星拱手布武經營而周流翬貅

六師雷霆萬乘初海沸而雲湧忽山峙而川靜蓋天子
粹然玉溫健然天運望宮門而動色願執策而命進惟
烜赫之靈源兮實臯祖於神明覽光德而來降兮館玉
宇之嚴清張咸英之廣樂脩千籥之盛舞景光交徹鸞
鶴下神嬉靈豫醉爵俎翼翼清廟觀德之宮七聖在天
時降于宗世有哲孫豈第無疆惠我文人瞻祖祏而念
功兮願禰室而感親聖孝油然而發中兮在位望而含辛
霽暘告旦祥飈掠塵從我髦士來祗精禋御史肅吏司

馬飭兵既逶逶遲遲雲流而日行兮又洶洶業業海運
而天聲靈旗洪旆翕赫歟霍兮攫拏龍虎而亂鯤鵬雄
驚懾威而震伏兮柔良化禮而肅清弛威弧戢天戈兮
固已熄滅蚩尤而折撓搶執飛廉圉商羊屬之有司兮
羲和磨刮披拂盡獻其光明蓋傾都空閭翹首跂足俯
窺履綦傍覘佩玉者忽焉不知手之加頽口之成祝也
於是背都城望帷宮郊垌坦其迤邐兮場圃既寒而畢
功頽青雲以連屬粲虹霓之經緯紫微下屬於兩觀勾

陳錯施於萬雉扶傾之神仰立而拱翔德之龍下抱而曳
疑神變之歛成兮涌九地而出峙連廡千柱廣殿萬杙
飛甍闔桶洞牖屹壁酸股之隅眩目之極唐洛執筭而
莫計班倕操斤而自惑者類非資材於斷塹而皆機杼
之紡績也一室之用足以溫一家一宮之費何啻衣一
國驚霆之蹕既震洶壑之聲咸寂寢之靜深兮何清虛
而邃密天子方端而虛儼而一多儀未舉精意已塞甲
夜始晦嚴鼓載作飛欽走伏神驚鬼愕望騰精以燭宵

兮玄冥收威而布德靈囂五震軫車將中天子乃被袞
執玉兮齊明莊栗之誠動於進趨表於形容千燎具揚
萬炬畢融上揜熒惑旁爍燭龍近為朝暘遠為融風赫
赫曦曦煌煌輝輝列次之士野屯之師歸如酌醇醪而
御兼衣黃流汪洋璧玉照徹祥祲衡布協氣下浹音為
樂和形為人悅白質之獸蕭聲之鳥紛披雜沓應奏而
舞節陟降既周燎煙始升奔星走虹奉璧薦牲豐隆奔
馳而仰驚兮祝融焜煌而上征開闔闔兮闢清都右帝

燕兮百神愉圓錫蓋兮方獻輿岳翰固兮溟効濡於是
禮備樂成整車而旋萬類環極端門闢天賞出千庾恩
流百川北包大壤南盡島蠻西越流沙東窮海壖令未
脫口雷運風傳野無窮人獄無宿愆破械解縲負帛囊
錢車及其舍士復其伍効技呈才千鏡萬鼓天子舉酒
以屬群公咸曰休哉天子之功系曰於穆聖主建皇極
兮嚴恭精禋帝來格兮柔祗並位儼牲璧兮文祖右坐
臨有赫兮於惟祖宗有常則兮諱兵畏刑後貨食兮政

有損益茲不易兮帝則鑒之戩穀錫兮兢兢業業日一
日兮三載一祀年萬億兮

齋居賦

張耒

仲夏之月陰氣始至陽既盛而初剝陰浸亨而用事水
伏畏涸火燎方熾其於人也心實過炎而腎受其弊惟
人之生受命在子推卦曰坎於行為水微陽所潛元氣
之始故火甚烈則正氣或因而衰則水受害者君子之
所深畏於是居事燕息滌慮齋居既靜事以為形又遠

眈而高居却紛華而弗陳與淡泊乎為徒絕嗜室慾愛
精嗇神聲色不御滋味罕親冲然與和俱遊湛兮以道
合真故能體強志寧愉樂壽考遠去疾厲保此難老嗚
呼苟能推此以盡道考此以察物則豈惟齋戒以御時
宜其顛沛而勿失且夫氷炭相乘利害交至隕真盜和
豈獨陰沴道心惟微易失難常困於侵陵有如微陽則
浣心滌志以却外垢虛中保和以全天君故能涉至變
而不濡更萬變而常存蓋將窮年以齋居豈特養生而

善身乎

鳴鷄賦

張耒

先生閒居學道昧旦而興家畜一雞司晨而鳴畜之既
老語默有程意氣武毅被服鮮明峨峨朱冠丹頸玄膺
蒼距矯攫秀尾翹騰奉職有恪徐步我庭啄粟飲水孔
肅靡爭山川蒼蒼風霰宵凝黯幽窻之沉沉恍余夢之
初驚萬里一寂鍾鼓無聲聞振衣之膈膊忽孤奏而冷
冷委更籌之雜亂和城角之淒清應雲外之鳴鴻弔山

巔之落星歌三終而復寂夜五分而既更萬境皆作車
運馬行先生杖屨而出觀大明之東生

雨望賦

張耒

淡海天之蒼茫觀驟雨之霑霑飄風擊而雲奔曠萬里
而一蔽卒然如百萬之卒赴敵驟戰兮車旗崩騰而矢
石亂至也已而餘飄既定盛怒已泄雲逐逐而散歸縱
橫委乎天末又如戰勝之兵整旗就隊徐驅而回歸兮
杳然惟見夫川平而野濶夫雲霞風月之容雷雨電雹

之變非巧力之能為蓋人間之絕觀必也登雄樓傑閣之崢嶸憑高山巨海之空曠敞除耳目之障蔽而後能窮極變化之奇狀嗟我居之卑湫兮束視聽於尋丈顧所欲之莫得兮徒臨風而惆悵

鳴蛙賦

張耒

余寓山陽學舍夏大雨屋四隅成塘聚蛙以千計聲鳴不絕夜為不能寢寐客有獻予以殺蛙之術曰投余藥一丸蛙無類矣童子將用之予曰不可復為賦示之夏

雨初止積潦過尺有蛙百千更跳互出幸此新霽夜月
清溢我勞其休歸偃於室于時蛙鳴若嘯若啼若訴若
歌若歡若悲若喜而語若怒而詬若噦而嘔若咽而嗽
瘖者之呼吃者之鬪或急或緩或清或濁若羌絲野鼓
雜亂無節兮又似夫蠻歌獠語詭怪之迭作也爾其困
於泥潦失其所處而悲又若夫旱暵既久得其所處而
樂也爰有童子持燭來謁曰蛙群夜鳴君寢其聒考之
周官洒灰驅蛤君其教之余得盡殺余語童子爾無是

酷爾樂而歌而哀則哭哭則悲嗟樂有聲曲聚語群爭
引吭而呼一日之間不寧須臾蛙不汝嫌汝奚蛙誅萬
物一府誰好誰惡爾奚自私己厚蛙薄參通彼已樂我
自然弭爾怒心置燭而眠夜半張子援枕而吁顧謂童
子記吾言歟前言未究請卒吾說物各有時夫誰敢遏
爾觀夫春露初霽朝華始粲文羽清喙飛鳴自如若奏
琴箏而和笙竽清耳悅心聽者為娛及夫陽春既徂炎
火將極惡草蕃遮淫潦瀦積蛙於此時生養蕃息跳梁

號呼噫氣橫逸子如之何時不可逆時乎時乎美惡皆
然當其盛時誰得而遷及其雪霜既降木實草衰飛蠅
聚蚊孽無所施於是此蛙歛吻收足阨然土中一聲不
出黨散巢披不可終日盛不可常與衰迭來子姑忍之
奚以殺為哉

哀伯牙賦

張耒

伯牙鼓琴後世無我哀伯牙似智而愚天地之間四方
萬里知爾琴者一人而已鍾子既死其一又亡欲彈無

聽泣涕浪浪已奏已聞欲語不可惱塞滿懷無所傾寫
折楊黃華巷歌里曲入邑娛邑入國悅國回視伯牙面
有矜色夫伎者必不和衆人之耳而媚衆耳者又善工
之深耻違衆者常孑孑其無翼而冒恥者乃身安而獲
利則亦安知夫至藝之非禍而庸工之非祉也嗟夫將
為至巧者必無顧於終身之無與則至巧之於人乃不
祥之上器操不祥之器終身而不知則伯牙者乃後世
之深戒

求志賦

晁補之

幼余不自知養兮願求古人而與之遊高平邑於大野
兮魯東鄙而北鄒固余心其憫歎兮求前聖又不遠豈
無隣莫可與謀兮治邴氏而俗泮幽離房誠不忍兮棄
此而莫能藏執徐之青陽兮余先子兮東征橫武林之
大江兮睢始寧之南邑路會稽以周流兮求歷山之所
在昔封嵎之世守兮以後至而致刑越懲恥於夫椒兮
進樵女而抑心懿二臣以國霸兮卒焉異夫出處行束

薪而自言兮妻不忍而求去助申威於司馬兮卒殞聲
以淮南睚訴死於婆娑兮悲綽約之亦纖彼章程之詭
嘯兮既睟眙於甲夜何仲御之清激兮而亦云駭夫觀
者紛回冗其莫識兮泮千載而迹陳思苗山之猶若兮
又何悲乎曲水惟鄭公之志約兮逢神人焉靡求山岵
嶧而谷紆兮風瀏瀏乎旦莫耿吾何不可留此土兮切
悲越人之機豈其食鮭而化音兮無所用吾之綏冬朦
朦其多雨兮夏瘴熱以生蠹溪水之淺深兮舟上下而

擊石吾遵夏蓋之山兮聊以觀乎遠海吾先子之初服
兮羌董道而不改小人之有心兮猶不假器末余從於
東安兮依哲人而聞誼蜀蘓子之有廬兮漢遺化而多
儒往者其不可及兮曷不從子之廬朝余食兮山中夕
余宿乎江上悲世俗之近市兮余安能忍而與之皆往
余令樓季為右兮使王良前余世解轡而馳石兮緬余
得此坦塗良吾輒使環濟兮密吾牙使僕屬攬九州而
願懷兮夫安知余力之不足邁余生之罹憫兮歸將母

乎故都伏里門而畏隣兮幽獨守此四隅時命大繆兮
吾遑遑欲何之慨永夏之宜養霜夢然其萃之增歔歔
以啜泣兮殺身其安可宇推勞而藩冗兮之鼠去而不
舍惜四序之不淹兮春藹藹其既非攬卉木猶若茲兮
吾獨不聊此時悲予仲之婉孌兮饒其心以詩禮吾不
能操羸而坐閭兮耘東山而自食歲旱暵而不雨兮螟
又生余之場屬歲秋之有穀兮河出墳而湯湯於陵子
之終徧兮井上李其猶飽服芬芬而潔腹兮夫豈不足

以忘老衆柴虎而好朝兮咸得時而的皪持衣裳而鬻
暑兮余固知余賈之不售思遐舉而莫從兮心紆軫而
盡傷訊黃石以吉凶兮基十二而星羅曰由小基大兮
何有顛沛既非初志之敢期兮曾何以知其所繫類清
濟以去垢兮芝九莖而為華宵倚楹而悲咤兮疇獨憂
余之無家蕭苑候之慷慨兮孰云非食之故濟澶淵之
靈津兮橫中流而颺怒思城闕之挑達兮勉踵夫昔之
人羿之志於穀兮亦反求夫全身小人不知學禮兮畏

罪罟之所尋宋七世之炳靈兮皇純佑此下土舉賢而
授能兮哀憊獨此黎庶牧羊而肥兮式亦用而有聞辟
雍之洋洋兮宇干日而糾紛連袞以成雲兮汗而為雨
豈余不足於周門兮獨惆悵而延竚先事而後得兮惟
其食者之費舉九鼎於鯢淵兮亦人假夫一臂余張子
之好修兮寔博大而無朋雪霏而宇棟兮松柏不改其
青固黃子嘗語余兮曰此是為明月雖工師不以佩兮
保厥美亦未艾彼喔咻為已甚兮羌浮石而沉木子雲

之好思兮亦衆評其寂寞虞氏之為政兮舉五臣而與
言彼霖霖之射谷兮何足以容江潭之鱸衆不察余之
情兮求余初猶未沫超孤舉而遠尋兮唯夫不足以論
世良恫韓而成漢兮皓保惠而悟高成功則去兮曾何
足以介其一毛融躬行既卒驕兮禹服義亦太靡陳輜
車與乘馬兮桓榮亦首乎富貴蕃居室以不理兮滂之
志以四海李膺之激烈兮羌不以生而害義意豈弟神
所嘏兮何以罹此不祥豈其莫忍隣之猝兮紛救闕而

得傷嘉林宗之善哉要成敗而不失寧導不知時之可
為兮行漁瀨以畢世喟嵇康之蹈盡兮愧孫子其安補
阮清舌而咎目兮潛固自識而遠去謂道不可為兮為
者敗之衆悖然咸不留兮惟至人焉在之泮千祀而語
隣兮郭與至人之服意神龍之乘雲兮吾欲從焉以足
士生各有遇兮吾何為侘傺兮此時曾藿叔不足以化
兮求余身其庶幾滋蘭以旨蓄兮菊以為糗修忠信以
抑躁兮夫安知余之後圖前聖吾永賴兮攬百子與並

興時翱翔於道與今歷年歲以為娛

宋文鑑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三十二集部

宋文鑑卷九

宋 呂祖謙 編

賦

北渚亭賦

晁補之

北渚亭熙寧五年集賢校理南豐曾侯鞏守齊之所作也蓋取杜甫宴歷下亭詩以名之所謂東藩駐阜蓋北渚凌清河者也風雨廢久州人思侯猶能道之後二十一年而祕閣校理南陽晁補之來承守之侯於補之丈人

行辱出其後訪其為文故事屢有存者而圃多大木歷
下亭又其最高處也舉首南望不知其有山嘗登所謂
北渚之址則群峰屹然列於林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
陂湖迤邐川原極望因太息語客想見侯經始之意曠
然可喜非特登東山小魯而已廼撤地南葦間壞亭徙
而復之請記其事補之曰賦可也作北渚亭賦其詞曰
登爽丘之故墟兮睇岱宗之獨立根磅礴而維坤兮支
扶疎而走隰迢琅邪與鉅野兮梁清濟而北出前漫漫

而將屯兮後摧唯其相襲
坏者扈者嶧者垣者礫者
障魯屏齊曰惟歷山或肺
附之箕拱環連勢厓絕而
脉泄兮萬源發於其間谷
射沙出浸淫渠澱澆潏泌
澎湃渤滴忽漢起而成川
經營一國其利汾澮防為
井沼壅為碓磴得平而肆
廼滉漾而滂沛經民間而貫
府舍兮瀦為池之千畝惟
守之居而巖背阻邈闔閭
之遺址兮肇嘉名乎北渚
悲經始之幾何兮牛羊牧
而宇顛非境勝之為難兮
善擇勝之為難嘗試觀夫
其園千章

之荻合抱之楊立而成阡躋歷下之岑崑望南山之孱
顏脩榦大枝出欄造天藐礪岫之蔽虧乍髣髴其雲煙
思僊人之樓居尚輕舉而高翫盍駕言其北游登斯渚
而盤桓崗巒忽其翔舞荻楊眇以如箸撫千里於一瞬
收城郭乎環堵其下陂湖汗漫葭蘆無畔菱荷荇藻蘅
荃杜蘅衆物居之浩若煙海歲秋八月草木始衰乃命
魯罟觀魚其雕鳴根四合方舟順涯鱮鯉寔乎深塘兮
鴻鴈起於中沚復有桂舫蘭柁浮游其中榜歌流唱自

西徂東纖餌投隈微鱗掛空客顧而嬉傾盃倒鍾明月
出於缺嶺夕陽眇其微紅天耿耿而益高夜寥寥其方
中駭河漢之衝波披海岱之冷風恐此樂之難留兮願
乘槎乎星渚期韓終與偓佺兮采芝英乎瑤圃庶忘老
而遺死兮路漫漫其修阻於是酒酣太息中座語客曰
自昔太公奄有此丘是征五侯桓公用之攘狄尊周方
其盛時山河十二號稱東秦臨菑遨樂中具五民秋田
青丘實園海濱而薛又其小邑也區區之賦食三千人

其彊孰與比哉觀華不注竭其孤巘虎牙桀立芙蓉菡
萏尚想三週追奔執靽下車取飲僅以身免困責質於
蕭同尚和私乎紀甌而齊自是亦不競矣夸奪勢窮雖
彊安在事以日遷而山不改則物之可樂固不可得而
留也認而有之來不可持所玩無固去何必悲此齊侯
之所雪涕而晏子之所竊嗤也今我與客論古人則知
遠屬有感而歡歛豈不重惑也哉仕如行賈孰非逆旅
託生理於四方固朝秦而暮楚曾無必於一笑尚何知

乎千古於是客覲然喜再拜舉觴而前曰凡主人言理
實易求而我曠然已忘昔憂使客常滿使酒不空請壽
主人如漢孔公主人亦覲然喜受飲反觴執客之手而
言曰詩固有之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云胡不
樂再拜洗觴而酬客舍然大笑而作

黃樓賦

秦觀

太史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
因修繕其城作黃樓於東門之上以為水受制於土而

土之色黃故取名焉樓成使其客高郵秦觀賦之其辭
曰

惟黃樓之瓌瑋兮冠雉堞之左方挾光晷以橫出兮干
雲氣而上征既要眇以有度兮又洞達而無旁斥丹腹
而不御兮爰取法於中央列千山而環峙兮交二水而
旁奔岡陵奮其攫拏兮谿谷効其吐吞覽形勢之四塞
兮識諸雄之所存意天作以遺公兮慰平日之憂勤繫
大河之初決兮狂流漫而稽天御扶搖以東下兮紛萬

馬而爭前象罔出而侮人兮螭蜃過而垂涎微精誠之
所貫兮譏孤墉之不全偷朝夕以昧遠兮固前識之所
羞慮異日之或然兮復壓之以茲樓時不可以驟得兮
姑從容而浮遊儻登臨之信美兮又何必乎故丘觴酒
醪以為壽兮旅殽核以為儀儼雲霄以為侍兮笑言樂
而忘時發哀彈與豪吹兮飛鳥起而參差悵所思之遲
暮兮綴明月而成詞噫變故之相詭兮適傳馬之更馳
昔何負而遑遽兮今何暇而遨嬉豈造物之莫詔兮惟

元元之自貽將若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能為躋哲人之知其故兮蹈夷險而皆宜視蚊虻之過前兮曾不介乎心思正余冠之崔嵬兮服余佩之焜煌從公於樓兮聊裴回以倘佯

送將歸賦

蔡確

昔人之言秋意也曰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此其平日游子之所悲怨慕悽愴尚不能自支而况於予乎戀高堂之慈愛積三歲之違離余親屬子以侍我行

且復命於庭闈其送子也乃在粵嶺之南溟海之西洗
亭之側瀘水之清出門躑躅以將別仰天涕泣之及顧
浮雲為我變色行路為我齟咨而況於予乎予方省愆
念咎藹食布衣髮如秋霜形如槁枝子見吾親勿以告
之明明二聖仁如天也雷霆雨露固有明也孤臣放逐
久當憐也晨夕定省歸可期也子告吾親其以斯也乎
天下之險處乎人跡之稀觸氛霧以深入仗忠信而不
疑以余之故而兩走乎萬里嗟如子者其誰周楚之郊

余親所棲瞻彼白雲予留子馳安得借翰於鴻鵠徑從
子而奮飛也

天下爲一家賦

呂大鈞

古之所謂天下爲一家者盡日月所照以度地極舟車
所至以畫疆以八荒之際爲蕃衛以九州之限爲垣墻
列國則群子之舍王畿則主人之堂凡民之賢而不可
遠者皆我之父兄保傳愚而不可棄者皆我之幼稚獲
臧理其財乃上所以養下之道分責之事乃下所以事

上之常渾渾然一尊百長以斟酌其教令萬卑千幼以奉承其紀綱貿遷有無而不知彼我之實損益上下而不辦公私之藏大矣哉外無異人旁無四隣無寇賊可禦無閭里可親一人之生喜如似續之慶一人之死哀若功總之倫一人作非不可不媿亦我族之醜一人失所不可不閔亦吾家之貧尊賢下不肖則父教之義嘉善矜不能則母鞠之仁朝覲會同則幼者之定省承稟巡守聘問則長者之教督撫存嗚呼周德既衰斯道斯

屈析為十二并為六七勢不相統亂從而出忘祖考之
訓則劫奪其屢盟之時輕骨肉之命則戰死於爭城之
日曲防遏糴以幸其災縱謀用間以乘其失乖睽有甚
於闕牆鬪狠不離於同室迨至秦政以強自吞推所不
愛以殘自昏斧斤親刃其九族塗炭自隳其一門興阡
陌而廢井田則委貨財於盜賊之手置郡縣而罷封建
則託婦子於羈旅之屯貧富不均幾臣僕其昆弟苟簡
不省皆土苴其子孫自漢以來終亦不能復雖有王侯

而不得輒預其政雖有守令而不得久安其祿譬之錦衣玉食縱無所用之子雕車良馬委不善御之僕門庭雖存亦何足以統制閭閻無法則何緣而雍睦豪彊日橫而略無鞭朴之制單弱日困而不識襁褓之鞠豈天理之固然寔人謀之不足嘗聞之治亂有數廢興有主昔既有離則今必有合彼既可廢則我亦可舉惟盛德之難偶故曠時而未覩豈有待於吾君將一還於治古

南征賦

邢居實

嗟予生之賤兮常坎壈而多憂汨東西與南北兮無畎
畝以歸休皇六世之十祀兮竭來賓夫京師奉晨昏於
庭闈兮忽十年其于茲哀衆人之夢夢兮乘巖危以射
利驚精神於末流兮固廉士之所恥慕前哲之高蹈兮
臨川流而盥耳懼離群之孤陋兮將遠舉而復已彼世
論之糾纏兮謂白圭為多疵何我公之潔清兮亦見尤
於盛時皇命之不可淹兮方仲春而戒行惟甲子之良
晨侍安輿而南征昔仲尼之去魯車遲遲以淹留此雖

非吾之舊邦兮猶慘慘而懷憂賓朋肅駕而來餞兮班
豆觴於水湄執余手以踟躕兮不覺涕下而霑衣輶軋
軋而不能前兮馬蕭蕭而反顧念長路之超遠兮恐白
日之云暮敕僕夫使整駕兮遂奮袂而辭去將發軔而
回首兮望國門之穹崇唯小人之眷戀兮情鬱結乎于
衷經土山之盤紆兮入空谷之鴻豁野曠蕩而無垠兮
榛林蕭條而來風鹿呦呦以鳴群兮鳥嚶嚶而求友悵
遑遑於中野兮徒惓惓其誰咎晨脂車於諸阡兮夕稅

駕於尉氏登高丘以長嘯兮聲慷慨而凌厲想阮氏之
風流兮停予車于山椒斯人不可得而見兮寄陳迹於
蓬蒿時荏苒其不淹兮春草生兮青青群雉挾雌以高
飛兮倉鷄得意而和鳴麥漸漸以被隴兮遵微行而徂
征欲淹留以容與兮心搖搖而靡寧平原塊莽以阡靡
兮迥極目乎百里獨荒荒以遠遊兮曾不得而少止歷
釣臺之故邱兮涉潁水之溱溱望周襄之蕪城兮弔封
人之圯墳魂飛揚而不反兮墓蕪穢而不治曾不得其

死所兮豈純孝之可恃
蹇邐回於水濱兮日掩掩其黃
昏問捷徑於野人兮釋予馬於汝墳中
旦展轉而不能寐兮起視夜之何其僕夫告予以肅裝兮指明星而以
馳群山歲嵬而造天兮踐羊氏之北境企於足以長望
兮南路眇其方永經昆陽之遺墟兮聊裴回而逡巡高
城曲岬而特起兮雉堞隱嶙而猶存狐貉穴處於其下
兮鼯鼯吟嘯而成群蒿艾蓊夢以相依兮枳棘鬱其榛
榛悼漢氏之絕滅兮想世祖之中興方巨猾之滔天兮

恣豺狼之噬吞肆橫行於天下兮驅虎豹以為群杖大義而奮討兮實南土之裔孫運攬槍而一掃兮忽電滅而無存彼百萬之貔貅兮曾一旅之莫亢信天道之輔順兮豈人謀之不臧迄於今幾千祀兮魂魄遊乎何鄉冀髣髴其神靈兮步徙倚而彷徨過宛葉而弭節兮陟方城之戕戕嘆羈旅之無友兮彈劒鋏而浩歌覽陵阜之參差兮實鬻熊之舊疆不修德而恃險兮魯幾何而不亡宿上唐之候館兮聽晨鷄之悲鳴濯予纓於泌水

兮瞻桐栢之欹欹飄風嫖怒以來東兮薄寒慘淒而中人雲漫漫以承空兮霰雪下而繽紛念佳人之阻修兮嘆行役之多艱車陷淖而不進兮馬頓轡而盤跚僕夫憔悴以懷歸兮憇章陵而南邁奠濁醪於漢祠兮顧白水之如帶真人一去而不返兮佳氣蔥鬱而如在歷崎嶇之九邑兮涉川路之千里心澹澹而忘食兮筋骨疲乎鞭箠唯君子之無累兮雖九夷其可居矧神農之所宅兮土深厚而無虞誦孔氏之法言兮疾沒世而無名

就冥寂以閑處兮非予心之所憑植木蘭以為籬兮塗
申椒以為堂蕙披靡而盛茂兮衆香郁其芬芳優游偃
息靜以索志兮又何必歸夫故鄉

宣防宮賦

劉 跋

余以事抵白馬客道漢瓠子事感其語故賦曰

元封天子既乾封臨決河沉璧及馬慷慨悲歌河塞築
宣防之宮燕其群臣乃稱曰隤林竹兮挺石菑宣防塞
兮萬福來顧盼意得詔問東方大夫樂乎朔進而跽曰

君王佩乾符妥坤靈封岱岳禪云亭雷行焱馳一蹕四海力餘氣盈爰覽德水至於人靡遺智天不愛祉石城金墉屹立亭峙則又經廣輪度棟宇裴回領略心解目覩八隅九維千門萬戶沈嚴神麗秦帝之府於是植翠華喧靈囂觴川流浩長歌神哉沛君心和患去喜至無所復加可謂樂矣然臣觀之未可謂無憂也天子愕眙不怡少焉顧曰亦有說乎朔再拜曰主臣葢聞大川之源發乎崑崙之神墟出陽紆與陵門道積石而沉游包

渾淪與俱遊，羌疊疊其徂。征千里一曲，萬里一折盤礪。
瀆滉呼洽，沕潏蕩然。長波激為迅湍，莽不知其幾何。遂
異派而同瀾，已而略廣武，循大伾，轉洛，積為委輸。
漢沸出乎地上，悅莫際其焉。如粵若神，禹繼道作德範。
圓天儀，聯絡地脉，䟽排浹漫，鑄鑿峇峇平野。其藝人有
安宅，化鱗介為冠冕。蓋千有八百國，臣曾問遺黎，遵海
隅繇乎平成之徒。駭下東光之胡蘇，淵然覆鬴，修若馬
頰如鬲，及盤以簡，以潔太史分流，參匯衆折，然後安翔。

徐回脉脉並醜紆餘衍漾繇眇逶遲虬潛蛟伏波不得
興視榮光與休氣茂玉檢而金滕煥乎三日而五色何
必千歲而一清若夫群雄逐兮位隔并山川圍兮氣弗
宣託洶湧以為貨兮阻屢屨以自藩崇墉連蜷矗以相
售兮巨浸灩澦汨乎宛延立遮害之亭謹白馬之津雉
堞瞰其東區脫臨其西又東北留其行又西北繫其歸
垂天之翼橫海之鱗亟噴膠葛曾不得搶榆枋而泛蹄
涔蜀劬鬱靡所容怒霆擊電掣剗已脫兔益以桃華

之流駛乎竹箭之馭彌滿鴻洞千里四顧乃始伐薪石
程畚鍤汰鷄距之防橫鑿牙之木上下連環旁側伏闕
竹落千緡夾搜而下岌乎喘牛蹶若蹠馬糗糧齊山徒
庸成林商羊鼓舞澤門謳吟析骸樵蘇慘於長平之禍
累塊珠玉埒乎水衡之藏諒人謀之或違將度數之適
逢今夫呼吸潮汐關竅丘源洲潭浮空灑沮旁穿井乍
甘而撒舍麥未搞而培根何靈龜之下伏寓三峰乎層
巔表泰紫之嵯嶢陋靈光之巋然長封為局土鍵石鐫

守如嶠函葉萬不拔然而燕雀賀而人吊枝葉茂而本
撥財乏力屈河且再塞君王方且駐屬車以流觀啓離
宮而落成却兩載之乘勞負薪之臣舉烽賦酒飛輪奉
牲戢長慮於一笑起駕望而憑陵神閑意定澹然無營
語未既天子數顧尚席推几欲興臣朔逡巡却立不謝
而退其後館陶之役竟如東方大夫言

宋文鑑卷九